

※ 考生請注意：本試題不可使用計算機。請於答案卷(卡)作答，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一、請問你如何理解鍾喬下面這首詩的意境與社會連帶？(25%)

發問

從那以後，神在發問中行走，
他們從未停步，
他們從未到達，也從未離去

— 查巴達原住民解放軍 副司令 馬訶士

夜，在沉寂中
書寫城市的遺言
散落的腳印
濺起高樓的 碎影

戀人在他鄉
將絮語束成信札
浪沫般的聲息
在時間之河裡 浮沉

於是，我問自己，另一個
苦惱的自己：「你在哪裡？」
你，便回答說，「在家門前，迷了路……。」

這也好，讓我首次在鏡子前
認得一張臉孔，熟悉又陌生
望向夢境中的鐵蒺藜
隔開灰鬱的天、浪濤的海
以及 希望中翻滾著絕望之塵
未曾停止發問的 土地

革命，從遙遠的山區
傳來撤守的訊息，然則
革命者戴上面具
專注的眼神
仿若夜月下併著煙硝的信誓：

「我們從未到達，也從未離去。」

那麼，鏡中的你，準備離去了嗎？
不！不！你拉尖嗓門，朝大路說：
道別，並非為了遺忘
茫漠之途，莫忘
呼喚不安的靈魂
為明日的解放
預留一碗慶功的 米飯

二、請問您最近讀了什麼小說，對你的幫助為何？(25%)

三、

光安歇了，變成了影子
策馬經過的人安歇了，變成了傳奇
隆冬安歇了，千山萬水在大雪中歸零
不明飛行物體迷航了，在夢的切線方向被遺棄
瞳孔深處的靈魂被改造虛擬了
人影幢幢在信紙上的小方格裡交錯度日
見過面之後，雨季就這樣斷斷續續
我們還聯絡著
變成了靜物

以上是詩人鯨向海詩〈靜物〉，請試加分析其詩質與詩想特色。(25%)

四、以下是一位日治時期著名小說家在戰後初期所寫的一篇中文著作，你認為這應是那位日治時期小說家的作品？這篇文章表現了什麼樣的主題思想與情感內涵？在文學手法上有什麼特色？是否具有什麼性別觀點？請就你所知所感盡量作答。(25%)

在台北市永樂町的某個房間裡，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像印度苦行僧一樣，紋風不動地坐在地上。細看其頭髮，恰似黑人的捲毛。半裸身，肌膚紅腫潰爛。原來他遭到嚴重的燒傷。

民國三十四年的夏天，美軍猛烈轟炸台北市，市民們紛紛疏散到田園。就連是繁華街的大稻

埕邊界也受牽連空蕩蕩的，停止了商業街的機能。

尤其是五月三十一日的大轟炸。使台北市的姿態歪斜，變了表情，五百公里炸彈無情地將台北市處處炸出大洞。沒頭、沒手或沒腳，掘出世上千奇百怪的死者，然後運走。沒有人流淚。市民們的淚已因熊熊燃燒的劫火與即將來臨的轟炸之恐怖而乾枯了。再者，感情上亦乾渴的市民們，在逃生衝動的驅使下，亂擺長龍開始逃往郊外。老人也好、稚子也好，他們的額上被蓋下戰爭的烙印，滿懷悲哀，手牽手蹣跚走在滲血的夕陽下。即使黑夜降臨，火災仍未歇。你瞧！紅色阿呆塔附近的大地天翻地覆，宛如腸或肋骨般滿地散亂。夜深時，到處不見人跡，鬼哭啾啾，紅色的阿呆塔烈火燃燒。若是有人駐足眺望這場火災，大概會無限感慨吧。因為不由得會想到：歷經日本五十年的統治竟會就此崩壞！五十年歲月宛如一場夢般逝去。在世界歷史一環的台灣，也隨歷史的蹙音流逝。歷史苦悶地轉換，載走所有的歡樂與悲歡。

就像是深夜的散步者，每夜美國的飛機在本島的海濱盤桓，最後來到台北市的上空，丟下一顆火球，立刻揚長而去。

這位四十歲的男人，在轟炸最激烈時，把妻子疏散到新店內地，只有自己留在台北市。不過，他有一位情婦。情婦住在日新町的某個二樓。男人雖然將妻子送往疏散地，卻沒有嚐到戰爭時生活的空虛與荒涼。像用過的抹布似的妻子、相處二十年的糟糠老妻已經老了，昔日如杏花般楚楚動人的新妻，四十年的歲月如年輪般在她的額頭刻下皺紋，變得像乾牛糞般醜陋。因此，男人在很久以前就養了情婦。因此，現在逃離老妻的監視，公然進出情婦的地方，為生活吹起一陣清新的風。

情婦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她原本是薔薇咖啡廳的服務生。男人在進出那家咖啡廳時看上她，然後兩人同居。女人有個養母。也要扶養養母列入生活條件之一。轟炸激烈時，女人央求男人要疏散。但因男人想到生活的不自由與寂寞，硬是阻止了女人，反而將女人的養母疏散。

「不會啦！那個彈丸是不會打中的。」

最初，男人與女人在每個空襲警報的夜裡，總是下二樓跳入防空壕，裡面空氣不流通，蚊子很多。一夜往往二次、三次爬上爬下，精神越來越鬆弛，真是苦不堪言。而且並沒有持續緊張，不知不覺中已失去感覺。因此，夜裡，在被防空幕完全遮蔽的房間之燠熱睡床上，聽到深夜的防空警報時，女人告訴男人。

「喂！總覺得毛骨悚然。我們去躲避吧。」

「沒有關係的。不會打中的。」

「不過，我的心裡非常不安。」

「台北市這麼大，再怎麼選應該也不會落在我們的頭上。」

事實上，男人聽到空襲也不躲避，與年輕的女人待在寧靜到令人覺得可怕的屋裡，反而覺得刺激。多麼甜美的、可怕的驚慄。躲避的鐘聲大響後，在連呼吸都可聽到的沈悶寂靜中，始終等待著命運的骰子。從寧靜夜空的盡頭，金屬的震音像蜜蜂的嗡嗡叫聲，越來越強，最後發出旁若無人的聲音，筆直飛過來。通過頭頂上時，覺得炸彈似乎就朝自己落下來，頓覺驚恐萬分，背脊一陣發涼。如果躲避就好了。後悔的念頭不斷襲來。因燥熱而裸體的年輕女人害怕地顫抖……屏息的瞬間已過，總算可以放心，我們得救了。命運的火球一定正在燃燒不是自己而是他人之可憐的生命。男人重新看著女人。女人露出美麗豐腴的白皙肢體，恰似魯本斯所畫的裸女。

淺黃色的絲綢床單，深藏青色的夏天蒲團，雕刻許多花紋的床柱，嵌入的玻璃因青白色管制球的緣故，投射出不可思議的光線。在那裏裸女玉體橫陳，男人悠遊於意想不到的冒險與享樂。

過了一會兒，響起第二次警報，女人再度央求。

「我們去躲避吧。」

「沒關係的。」

男人禁不住享樂與戰慄的誘惑，想在床上聆聽那種恐怖感。

聽到了——金屬的震音越聽越清楚。突然想是否已來到頭頂時，碰——到底怎麼了？可怕的閃光擴散開來，眼看著火海在燃燒、燃燒，終於一切都結束了。

男人覺得女人在火中舞著火衣，似乎在呼喊。她舞著火衣，似在跳著淒絕的死亡之舞。但是，男人不知道自己如何鑽出火海逃生的。

翌日，男人站在燒過的斷垣頹圮中，到處一片烏黑。你瞧！那裡躺著女人燒焦的屍體。多麼奇怪的樣子啊。沒手沒腳、只剩身體與頭蓋骨。屍體恰似用泥攪拌做成樣子奇怪的娃娃。而且從焦黑的肚子裡露出腸子。

男人坐在地上，越發強烈感覺到女人已死的真實感，燒焦的屍體不斷地浮現眼前。魯本斯所畫的美女已淪落到變成奇怪的屍體嗎？男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置信。白皙、豐腴的肉體、愛的呢喃、女人的熱情在腦海裡一一復甦。

男人突然撲簌留下淚來。不過，男人的眼淚不單是因為對美豔、白皙肌膚的女人變成奇怪屍體的人類社會之無常而生的哀愁。事實上，一個女人，而且是年輕的美女，為了金錢甘受一個男人的支配，被其左右意志，最後香消玉殞，他是為這個事實而流淚的。在此塵世，像這樣不幸的女人不計其數，而且被葬在不為人知、永遠被遺忘的彼方。

男人像孩子般地哭了起來。那是初次流下人性的眼淚。雖然只是些微，稍微一動肌膚就會刺痛。黃昏將柔軟的黑衣溫柔地披在男人的肩上，男人漸漸溶入黑暗中。黑暗中又響起警報。

不久後，開始夜間的轟炸。